



董蒙

绛云书卷美人图

关于柳如是

黄裳著

绛云书卷美人图
关于柳如是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绛云书卷美人图:关于柳如是/黄裳著;默当编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3.9

ISBN 978 - 7 - 101 - 09604 - 0

I. 绛… II. ①黄…②默… III. ①柳如是(1618 ~ 1664) - 生平事迹②钱谦益(1582 ~ 1664) - 生平事迹 IV. ①K828.5②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07457 号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绛云书卷美人图——关于柳如是 |
| 著 者 | 黄 裳 |
| 编 者 | 默 当 |
| 责任编辑 | 李世文 王 芳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|
| 版 次 |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/787 × 1092 毫米 1/32
印张 7 1/8 字数 100 千字 |
| 印 数 | 1 - 5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978 - 7 - 101 - 09604 - 0 |
| 定 价 | 42.00 元 |
-

绛云书卷美人图

目 录

- 1 绛云书卷美人图
- 4 柳如是
- 23 关于柳如是
- 57 钱柳的遗迹
- 67 河东君小像
- 71 河东君
- 84 柳如是的几本书
- 89 常熟之秋——关于柳如是
- 100 柳如是
- 104 关于《湖上草》
- 112 河东君尺牋抄
- 125 旧辑柳如是《湖上草》及《尺牋》跋
- 134 西泠访书记
- 142 《竹笑轩吟草》
- 153 跋《竹笑轩吟草》
- 162 旅京随笔(摘录)

- 164 鬼恋
- 169 陆放翁与柳如是
 附：海滨消夏记(摘录)
- 173 钱牧斋
- 177 余淡心与金陵(摘录)
- 179 《钱牧斋先生尺牍》
- 182 《秋柳》
- 189 吴昌时与钱谦益
- 199 春夜随笔(摘录)
- 202 《银藤花馆词》
- 204 《琢春词》(摘录)
- 205 附录：马湘兰
- 211 代后记
- 215 出版因缘小记(吕浩)

绛云书卷美人图

短短两月的南京作客，曾到盩山精舍看书五次。第一次到藏书楼上去向典守借看一部蝴蝶装的书，偶然地看到了黄尧圃旧藏的元刻《乐府新编阳春白雪》，更偶然的是在卷前发现了河东君的小像。第二次冒雨登楼去照了一张相。第三次花了一个早晨仔细地看了这部书，于是觉得与柳夫人颇有一点稔熟了。因为那部《阳春白雪》是惠香阁的旧藏，而且有柳夫人校改的手迹的。

先抄一点黄跋：

元刻《阳春白雪》为钱塘何梦华藏书。矜贵之至，

因其是惠香阁物也。惠香阁初不知为谁所居，梦华云是柳如是所居。兹卷中有牧翁印，有钱受之印，有女史印，其为柳如是所藏无疑。“惜玉怜香”一印殆亦东涧所钤者。卷中又有墨笔校勘，笔姿秀媚，识者指为柳书，余未敢定也……

这是嘉庆十四年（一八〇九）正月廿八日的题跋，过了两年，复翁又在原跋后面加上了一段话：

越岁辛未中春廿有二日，钱塘陈曼生偕其弟云伯同过余斋，出此相示。因云伯去年曾摄常熟邑篆，有修柳如是墓一事，于河东君手迹亦有见者。兹以校字证之，云伯以为然，当不谬也。

这里就更肯定了这书是曾经柳君校过的了。我翻看原书，在卷之一《前集》中发现“牧翁”长方小印，“惜玉怜香”小圆印，“惠香阁读书记”长方印，“钱”“受”“之”圆、方、三角形小印，下面是“女史”的小方印，纸色极黄旧，仔细地看，才看到蝇头细字的校改地方，字迹的确非常秀

媚，不过有的地方写得颇幼稚，又好像是用秃笔所书。除了原印模糊重加描画之处，还常有改正误字的地方，更还有注，如卷四底叶的一行字——“德胜乐白仁甫八段得胜会殿前缺四叶要抄补”，可知当日是曾用另一本对校过的。更令我想起一事，柳君之所以对这本《阳春白雪》特别有兴致，大抵因为这都是一些小令套数，在做歌女时她对这些应该是熟习的。校书之时，当在嫫钱之后，重翻此谱，感触前尘，因为之仔细评定的吧？

《金陵杂记》

柳如是

柳在明末的女伎中，可以算是一个代表人物。她虽然没有像陈圆圆那样的“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”，然而因为曾经是“江左三家”的首领钱牧斋的爱妾的关系，名气也大得很。而且她的遭时不偶、运气之坏，似乎也不下于其他几位。不过李香君有人给她作了《桃花扇》，陈圆圆也博得一首《圆圆曲》，董小宛更是热闹得很，命运比较最寂寞的是柳如是与顾横波了。作为一部娼女传，来看看她们的身世，正可以反映出多少事情，如果想看看南明社会的全貌的话，极好的素材应当是着落在她们身上的。

最显明的一点，她们都是才女。我在故宫书画展里曾

经看见过马湘兰的画兰，的确是美得很，不下于男才子唐伯虎一流人。关于柳如是，《觚賸》记云：

柳如是名是，一字蘼芜，本名爱，柳其寓姓也。丰姿逸丽，翩若惊鸿。性嬛慧，赋诗辄工，尤长近体七言。作书得虞、褚法。

她们又极喜与文人相来往，当时的士人好像也并不以狎妓为不道德，看看一般清流如吴梅村、冒辟疆、侯方域都在文集中畅谈其与妓女的交往可知。这是很可注意的一点，可以看出晚明的社会风气，当时似乎已经不是一入娼门即不能吃冷猪肉的情形，复社诸君子大骂阮大铖，主持正义，他们的办事处就正是这些才女的妆阁。使我觉得有趣的是，第一个与柳如是发生关系的正是当时清流的盟主、复社党魁张溥（天如）。《觚賸》记：

先是，我邑盛泽归家院有名妓徐佛者，能琴，善画兰草。虽僻居湖市，而四方才流，履满其室。丙子春，娄东张西铭以庶常在假，过吴江泊垂虹亭下，易

小舟访之。佛他适，其弟子曰杨爱，色美于徐，绮谈雅什亦复过之。西铭一见倾意，携至垂虹，缱绻而别。

从此柳即颇自负，身价也高了起来。三吴之间的那些膏粱纨绔，在她看来都成为“木偶”了；那些摇头晃脑、大做帖括文章的举子，在她看来也都成了“伧父”。她觉得委身之人非得要“博学好古，旷代逸才”不可，她开始去追求男人了，第二个目标是陈卧子。那时农民起义已经大起，天下骚然，柳如是移居松江。世纪末的时代感弥漫江南。虽然时局是那样地坏，可是妓院的生意却并不因而减色：

（柳）闻茸城陈卧子为云间绣虎，移家结邻，觐有所遇。维时海内鼎沸，严关重镇半化丘墟，虎旅熊师日闻挠败，黄巾交于伊洛，赤羽迫于淮徐。而江左士大夫曾无延林之恐，益事宴游。其于征色选声，极意精讨，以此狭邪红粉，各以容伎相尚，而一时喧誉，独推章台。居松久之，屡以刺谒陈，陈严正不易近，且观其名纸，自称“女弟”，意滋不悦。

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风气，妓女可以拿片子拜客，而且自称“女弟”，俨然女名士。柳曾有一卷《河东君尺牋》，尺牋中柳自称“弟”，在三百年前这实在是惊世骇俗的事。尺牋文情俱胜，虽然不脱华绮，然而绝不俚俗，比起并世的山人文学来高明得多，更遑论现在的假小品、鸳鸯派了。选抄一笺：

 鹃声雨梦，遂若与先生为隔世游矣。至归途黯瑟，惟有轻浪萍花与断魂杨柳耳。回想先生种种深情，应如铜台高揭，汉水西流，岂止桃花千尺也。但离别微茫，非若麻姑方平，则为刘阮重来耳。秋间之约，尚怀渺渺，所望于先生维持之矣。便羽即当续及。昔人相思字每付之断鸿声里，弟于先生亦正如是。书次惘然。

柳用了这种豪爽不羁的态度去追求陈卧子，使他很不舒服，不置答。“柳恚，登门骂陈曰：‘风尘中不辨物色，何足为天下名士。’”（《板桥杂记补》）

这次追求失败了，女人是好胜的，追求陈不成，更进一步去找比陈资望更高的人物去：

而虞山宗伯与陈齐望，巍科贍学，又于陈为先輩，因昌言于人曰：“天下唯虞山钱学士始可言才，我非才如学士者不嫁。”

关于柳、钱的初遇，有两种不同的说法。《板桥杂记补》中《柳如是轶事》称：

闻虞山有钱学士谦益者，实为当今李杜。欲一见其丰裁，乃驾扁舟来虞，为士人妆，坐肩舆造钱投谒。易杨以柳，易爱以是。刺入，钱辞以他往，盖目之为俗士也。柳于诗内微露色相，牧翁得其诗，大惊，诘閤者曰：“昨投诗者士人乎？”閤者曰：“士人也。”牧翁愈疑，急登舆访柳于舟中，则嫣然一美姝也。……

《虞初新志》则称：“而宗伯公亦雅重之曰：昔人以游蓬岛宴桃溪，不如一见温仲圭，可当吾世失此人乎？遂因缘委币。”则是经过门客的传语之后，钱自己去迎了来的了。

牧斋的学生顾苓曾绘《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》，上附柳传，描写初会时情形谓：

崇禎庚辰冬，扁舟訪宗伯，幅巾弓鞋，著男子服，
語言便給，神情洒落，有林下風。

顧氏所描寫的與《軼事》所記，都說柳是“士人妝”的。這與裝於《陽春白雪》卷首的一幅小像相同。那張像畫於宣紙上，作圓形。圖中人戴了幅巾，寬袖，籠手，頗像現在的道士裝。眉目蕭疏，面容丰腴。照全謝山的說法，當時柳年二十四。《小景》后面的“古梅華源木義庵白牛道者”的題跋說：

吾友減堂氏為余言，是身材不逾中人，而色甚艷。
冬月御單夾衣，雙頰作朝霞色。即之體溫然……

柳歸錢後，牧齋為築絳雲樓、我聞室。適為歲暮，“促席圍爐，相與錢歲”。這以後他們過的是才子佳人的快樂日子。絳雲樓的藏書是有名的，檢書，下棋，作詩，日夕晤對。有一聯詩云：“爭先石鼎搜聯句，薄暮銀鐙算劫棋。”實在快樂得很。柳更幫助了錢的著作生涯，“宗伯吟披之好，晚齡益篤，圖史校讎，惟柳是問。每于畫眉余暇，臨

文有所讨论，柳辄上楼翻阅，虽缥緲浮栋，而某书某卷，拈示尖纤，百不失一。或用事微有舛讹，随亦辨正。宗伯悦其慧解，益加怜重”（《觚賸》）。

据顾苓所说，钱不但“怜重”，而且是非常“宠憚”她的。如《牧翁事迹》中所记的一条：

一门生具腆仪，走干仆，自远省奉絨于牧斋。内列古书中辨字数十条，恳师剖晰。牧翁逐条裁答，复出己见，详加论定。中有“惜惜盐”三字，尚待凝思。柳姬如是从旁笑曰：“太史公腹中书乃告窘耶？是出古乐府，‘惜惜盐’乃歌行体之一耳。‘盐’宜读‘行’，想俗音沿讹也。”牧翁亦笑曰：“吾老健忘，若子之年，何待起予。”

不但是闺中的良伴，有时还代钱见客，《河东君传》：

客有挟著述愿登龙门者，杂沓而至，几无虚日。钱或倦见客，柳即与酬应。时或貂冠锦靴，时或羽衣霞帔。清辨泉流，座客为之倾倒。客当答拜者，则肩

筠舆，随女奴，代主人过访于逆旅，即事指题，共相唱和，竟日盘桓。牧翁殊不芥蒂，尝曰：“此我高弟，亦良记室也。”戏称为“柳儒士”。

绛云灾后移居红豆山庄的生活，是快乐的，美满的。在中国旧式文人的心目中，才子佳人，什么事比这个还更可希求呢？无怪别人要以“神仙”目之了。不过说来也可笑，他们结合的时候，柳年二十四，钱牧斋却已六十四了。《觚觔》记：

方宗伯初遇柳时，黝颜鲐背，发已鬢鬢斑白，而柳则盛鬢堆鸦，凝脂竞体。燕尔之宵，钱曰：我甚爱卿如云之黑，如玉之白也。柳曰：我亦甚爱君发如妾之肤，肤如妾之发也。因相与大笑。故当时酬赠有“风前柳欲窥青眼，雪里山应想白头”之句。

这与赵孟頫、管夫人的故事同为竞传人口的“世说”。

郁达夫《娱霞杂载》中录柳如是《春日我闻室》一诗，多排误，各书亦多异字，现在来校正一下附在后面，诗作